



羊角碛，一座纤夫拉来的古镇

◇ 郑 立

我的祖辈曾是一群在羊角碛拉纤吃饭的汉子。

一艘船的桐油土漆皮货下涪陵，一艘船的布匹并盐煤油上沿河，他们吼的是一腔滚烫的闯江谣，喊的是一段热辣的爬坡调。一壶烈酒，一碗荷包糯，几根辣咸菜，渴了就舀一瓢甘冽的乌江水，累了就泊一处温情的吊脚楼，吐尽最后一口气，在这山坳上，扮披一生茅草蒿，依偎龙骨石的凹洼，以守望的方式，静静倾听风吹送的乌江谣：

“养儿不用教，长滩险滩走一遭；养女不用教，爬坡上坎打赤脚；说的是一腔仁爱忠义事，唱的是雄心万丈闯长滩，苦乐世间爱与恨，开枝散叶最关情，好活歹活是一生，扯起船哦，咳咭咭……”

1973年夏天，八岁的我，随父亲坐乌江驳船第一次到羊角碛。那刻，太阳滑落后天，灿烂霞光把乌江染成了一条彩练，依岸而上的曲折曲折的石梯，磨得闪烁幽光的石板直白了古镇的岁月。靠坡而造的吊脚楼，高低错落的景致是一片安居的原色，接檐的木柱板嵌瓦房，屋脊犬牙交错，窗棂门楣黑亮，窗上镂花古朴流畅，时间凝固在每一缕黛色之中。或横或竖的不规则的青石板铺的老街，以及街连老街的廊巷和挤在中间的几颗粗硕的老黄桷树，使这满眼的街巷越发苍古深邃，韵味悠长。

一幢临江的吊脚楼，低矮又破旧，门柱散落虫蛀的黄尘粉，窗子斜扭像要脱落，关不紧风。这里是堂伯伯的家，堂姐堂兄远走他乡。堂伯年过花甲，背微驼，满头灰白，在解放前做滩师，没进过学堂。

堂伯见了我们，沙哑招呼：“回来了。”父亲应一声，坐在门口板凳上，指点处的山崖说：“小时候，我爬上去过。”

山崖上，几棵高大的老树斜撑挟天，一只老鹰在盘旋。“娃娃这么小，过得好？”

堂伯问，父亲却说：“哥啊，你们应去跟娃娃崽过，老子得靠。”

堂伯说：“我丢不下羊角碛。”

堂伯从里屋拿出一杆古旧的铜喇叭，捏衣角拭擦上面的尘灰，说道：“你们是稀客，我给你们吹一段曲儿。”

西天流霞渐散。堂伯昂首敞胸，喇叭声丝丝溢出，像微风拂面，雨燕掠柳，又若清泉淌草地，月光洒窗棂，犹思如忆，仿佛踏上软软的乡间小路，款款走进温馨的家门。喇叭声慢慢沙哑，恰一头负重低喘的老牛，更似一条在冷岩上磨擦有声的纤索既硬又涩。我不由凝视堂伯在喇叭孔上缓缓颤动的手指，干瘦得只剩皮肉的手指像要把什么东西塞进音孔。突然，沙哑声陡然高亢，浩浩汤汤扑面而来，时而惊涛拍岸，时而阴风惨惨，恍若撕肝裂肺的呐喊，好比断筋碎骨的咆哮，山一般沉，岩一般重。江上驶过一条驳船，拉一声冗长嘶沉的汽笛顺流而下，喇叭声随窗外的汽笛声嘎然而止。

短暂停顿之后，喇叭声微微响起，似乎陷入万丈的深渊，误入了四无退路的绝境，若有若无的呻吟，飘飘渺渺的低泣，无奈，凄清，孤寂，不堪言状的忍受，仿佛在追逐远逝的精灵，一颗傲然天宇的雄心楚涩难混。喇叭是滩师堂伯一生琢磨的手艺，无数次的登台得意，他以生命的吹奏涌泄羊角古镇红白喜忧动情的直白，一种赐以生命土地的难以割舍的情感，一种张扬生命之帆的难以释怀的坚守，一种剥离在喇叭之外的真诚。

在声声喇叭里，父亲凝望五里长滩，这是一条走出深峡的大路……五十年来，羊角古镇时时牵扯着我的心扉，这是父辈的衣袍血脉之地。

据《重庆涪州志》载：“乾隆五十五年(公元1785年)六月九日，(李家湾)山崩成滩，乱石棋布，绵延五六里，转峡处，江水高数丈，湍急汹涌，壑整险

绝，半涨亦恶。上下船必出载，虚舟乃可行也。”这如果是羊角古镇的起点，那么作为滩筏栖所，野渔渡头，盐卤之地，丹砂炼场，从春秋秦汉到唐宋明清，谁溯及它真正的源头？究其盛极之时，当算清中叶至民国。

有史料佐证，羊角碛民国十九年(1930年)系涪陵第十八区，建羊角镇管辖三十七个保，第二年改为第九区，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成立武陵建设局，羊角碛划属武陵，一直是区镇乡等政府单位的驻地。以想象来弥补羊角碛历史掌故的缺陷，实乃蠢笨之念，仅存的诗文碑刻残垣断壁，不过是羊角碛的一条文化蚁道，跃然在民风民俗风土人情里翻卷的殷殷情愫，才是羊角古镇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。

羊角碛是乌江四大古镇之一，素有“乌江咽喉”的名号。满江横飞竖转的漩涡，两岸摩云触天的峭岩，江水平流直下在碛坝外，骤然间变幻急管繁弦的飞浪五里，是船工“端起灵牌吃饭”的阎王滩。俚语有云：“客过要起岸，货过要人搬。若要强行过，过滩船必翻。”

清代有个写诗的陈答猿，蜀中有点名声，乌江大洪水把他羁留在这里几天。面对高崖雄谷急流狂澜，陈答猿诗兴激荡，凭窗走笔《乌江行》：“五里长滩乱石横，狂流倒注迅雷鸣。扁舟一叶从天降，稳渡银河骇浪平。”

陈答猿站在羊角碛乱石滩边，徘徊在铁硬的坎石上，瞥见了在洪水中砥柱般的烈女石，他寻见了一个或隐或显的忠烈女子的低喃心语，挥毫立就《烈女石》：“磧旋如羊角，汹汹五里滩。倾斜崩岸远，上下过滩难。上产名馐醋，涛声撼竹栏。俄岩烈女，才被贼摧残。”

岁月漫过他古朴的诗稿，剔除了凄切顾盼，只剩亘古的风，痴情的不悔，一年又一年游走在羊角碛。洪水消停，他躁动的诗心难平，行吟了一首荡气回肠的《羊角碛》：“怒涛横枕枕寒流，飒飒西风夜不收。几度飞凌窈窕树，半轮凉月照孤舟。残魂飘荡龙岩去，大气扶摇羊角游。志忑乡心迷蝶梦，醒来犹在此滩头。”

品读这些鲜活的诗句，我仿佛触着了对我羊角碛观念的根须……

从涪陵出发到贵州沿河，羊角碛的五里滩是第一道生死关。船过五里滩，人货上岸，货物苦力转运，有钱的人雇竹滑杆接送，无钱的人靠自己的脚力攀爬碛岸。

“穷不习武，富不拉船。”拉船搬货，羊角碛聚集大批苦力和纤夫，清代中期这里出现了一种特殊职业——滩师。滩师是一个与五里滩滩家赌生死的职业，个个都是浪里白条，对长滩的江水枯荣以及明崖暗礁了如指掌，根本的还靠熟稔的驾船本领，还有高亢激越的号子。繁盛之时，羊角碛纤夫五百余人，滩师三十余人。上水船必须拉纤，滩师在船头引领，一声长喝，江岸数十纤夫回应，五里滩上号子雷鸣。

想象我一面之缘的滩师堂伯，筋壮力强，意气风发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吞肉，与船老板讨价还价。讲定价钱，堂伯一抹嘴，飞身上船……一群袒胸露乳、光脚丫的纤夫在碛岸拉船，数十人，上百人，水急浪险时几百人。水急，滩长，浪高，拉滩是异常艰苦的养命活儿，一首纤夫谣道不尽拉纤的辛酸：“手扒乱石脚蹬沙，纤索勒骨似刀刮。鼓起板筋吼号子，甩开膀子把船拉。”一滩的拉纤号子短促雄浑，凄厉低沉：“往前梭哦……咳咭……哦咭……嘿着哟……咳咭哟……”

几十人一齐呼喊：“咳咭，咳咭，咳咭……”峡谷在热血和汗水凝聚的号子中慷慨激昂，太阳流云在雄壮激烈的吼喊中光彩熠熠。船上前有篙师后有舵手，篙师以撑竿点拨岸石，舵手扶舵柄调整航向。船至急流处，上船和下水僵持冲撞，激浪飞溅。这时候，纤夫号子头声嘶力竭喊：“嗨哦……咳哦！咳呀咭，咳呀咭，还有几梭！”

纤夫鼓劲浑身力气拼死搏，齐声应和：“咳咭，咳咭，咳咭！”

船头一昂上滩头，骑上险口，号子头刚劲地吆喊：“咳呀咭，咳呀咭，就过滩啰！”

纤夫齐心协力咬牙勇进，叫喊：“咳咭，咳咭，咳咭！”

歪屁股大船挺过了滩口。如果船没能过滩，纤夫挺不住，后退了一尺，江涛的冲击力万夫莫挡，即使拼掉老命也无力回天。这是考验滩师的时候，堂伯一身从容，凝精定神，一眼坚毅，用信心引导这歪屁股船躲礁石，避恶流，顺波而下。纤夫赶紧丢掉纤索，跑回扯船的起点。堂伯稍有差错，船定会触礁撞岸，人必然随波卷浪翻。拉纤中，滩师一有闪失就会“打张”，船头拉横，纤夫被纤索拖下水。遇岸是石壁，纤夫手抓壁上的石孔，脚掌蹬住只容一个脚尖的石坑，稍有失误就葬身江底，骨骸要到十几里之外才能捞到。纤夫扯船，弯腰屈背，步态一瘸一拐，被人称为船拐子，因此有了这样的一句俗语：“煤炭娃是埋了没死，船拐子是死了没埋。”

“脚蹬石头手扒沙，风里雨里闯天涯”，乌江纤夫生命中的乌江号子是川江号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上水号子，下水号子是祖辈生命的歌谣。上水号子又分撑篙号子、扳桡号子、竖桅号子、起帆号子、拉纤号子等，下水号子有拖扛号子、开船号子、平水号子、二流槽号子、快二流槽号子、么二三交接号子、见滩号子、闯滩号子、下滩号子等。

号子头常年在乌江边，水涨水落，明礁暗石，水经流速，都牢记于心，根据摇橹扳桡的劳动节奏，还编撰出许多即兴号子，让纤夫在号子的唱喊中张扬生命、感悟生命、享受生命。这些号子的唱词朴实，别具情调。如平滩号子中的一段，领唱：“清风吹来凉悠悠”，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领唱：“连手推船下涪州”，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领唱：“有钱人在家中坐”，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领唱：“哪知穷人忧和愁”，合唱：“咳咳！”……又如上滩号子的一段，领唱：“脚蹬石头手扒沙”，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领唱：“弯腰驼背把船拉！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领唱：“一步一躬一把泪”，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领唱：“恨不能把天地砸！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

这些号子丰富的腔型和唱词，在时光中凝聚，在生命中升华，融入了川江号子音乐文化的元素。

羊角古镇繁盛之时，聚居三千户，日聚两万人，庙宇三四处，戏台四五家。抗战时期，宜昌沦陷，长江航运受阻，国民政府交通部成立川湘水陆联运处，出川战略物资由重庆经长江运抵涪陵，经乌江运往彭水、龚滩再转至湖南前线。羊角碛，是重庆战略大后方支援前线的军需补给线上的重要中转站，也是扼守前方将士的生命线的关卡。

五里滩上船只穿梭，大多是歪屁股船和蛇船，适合闯滩避礁冲流斗浪。歪屁股船，头高尾歪，腰身高大，蛇船，头尾尖翘，腰身细长。夜泊羊角碛乌金帮、盐船帮、杂货帮的船只一般百余艘，多达三四百艘。黔北商贾，湖广贩客，乌江船帮，袍哥洪门，把一个滩上的古镇搅得夜夜灯火，处处莺歌。傩舞苗笛，闯滩号子，土家软语，老龙门阵，把一个光艳的梦想粉得飘飘渺渺，如梦似幻。

羊角碛人敬龙王，因为敬畏一江险水；敬山神，因为一条贯穿了白马山的“黔蜀门屏”之古商道；敬孔子，因书香传家的乡俗崇尚；敬观音，因为救苦救难的普世崇拜。五里滩南岸，百丈危岩的峭壁挺出处，有一天然溶洞，人称观音洞，洞中有座高数丈的天然石观音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一巨大石鼓，以物击之，铿然有声。明末清初，依势随形开凿石洞，上砌下补，在此建起大庙，筑起了玉皇殿、观音殿、罗汉殿、香房，每年农历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观音会，上万善男信女到此朝拜。每逢节会，羊角碛热闹非凡，唱堂戏，高台狮舞，乡间杂耍，晒皮冲壳子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茶馆客棧兴旺，戏台夜夜上戏，川剧变脸、傩戏封神，苗家蚩尤戏，土家茅古斯，渲染一派保家护国的抗战浓情。

舌尖上的羊角古镇，得数老醋、豆腐干、羊肉汤锅、羊蹄花、斑鸠窝豆腐、糯包谷耙蘸蜂蜜糖、蜂糖梨、岩石榴、猪腰枣……羊角碛的水好，老醋、豆腐干是几百年的手上功夫，甘冽的山泉水，黄豆和土妻的精华，一脉因袭的冷香，浓烈在清凉的风中，蘸了乌江的暖太阳熠熠四方。羊角碛的土好，蜂糖梨、岩石榴、猪腰枣是乌江涛声喂养的稀罕，人嘴甜在心，爽到骨髓，随山顶的星月高悬在记忆。羊角碛掌客的手艺好，羊肉汤锅、羊蹄花、斑

鸠窝豆腐、糯包谷耙蘸蜂蜜糖……焐得热老公的心，系得住稀客的嘴，捏得紧娃娃的舌头，团得拢左邻右舍的真情意，一手的操持，一口的赞叹，品咂有滋有味的年月，咀嚼有滋有味的人生。最玩味的土特产是猪腰枣。羊角碛盛产猪腰枣，鹤岭村河脚社一棵千年猪腰枣树，老树新枣，每颗大小匀净，爽脆甘甜，不是凡品。传说公元643年大唐废太子李承乾被流放至黔州，太子妃化名仙儿伴随，他们种枣树消磨时光。李承乾被逼自缢，仙儿以泪洗面，饥时只食几枚枣粒。她一心呵护夫君手植的枣树，去世的时候，五十有余而红颜不改。因自称仙儿，种的枣果十分独特，两头略大，中间弯细，恰如美女之腰，人们以为她是枣仙子，叫这枣为神仙枣。这枣树种到羊角碛，或许羊角碛的先人以猪腰为美，不尽似猪腰的枣子，居然叫一个俗到底的名字猪腰枣。不过这名字好记，一听便不会忘，也算一奇了。

碛岸的遗迹，闪烁流光的碎片，风蚀的纤道深刻了历史的勒痕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炸礁平滩、疏浚航道，在浪涛中生死拼搏的纤夫渐行渐远。1956年后，涪陵地区中心航道管理站在碛岸建绞滩站，二十四个男人推动绞关机，转动钢丝绳牵引船只上滩，滩师堂伯的闯滩生涯至此终结。随之，畜力代替人力，电力代替畜力，大动力船使用，沿江公路贯通，绞滩也沉入了历史，羊角碛岸坚硬的石头上，留下了纤绳磨出来的深深纤痕。堂伯这样一群滩师，只有在回想里意味那辉煌的往昔，凝眸那傲然五里滩的生命之光。乌江号子已随川江号子被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，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水系音乐文化的重要一脉。而今，乌江桃源大峡谷的《印象武陵》实景演出，乌江号子以烈烈的风姿，撼动着人们追忆的心灵。

2016年5月7日，羊角碛大巷危岩连续发生两次垮塌，引起重庆市委、市政府的极度重视，武陵县委、县政府在国家专家团队科学论证的基础上，迅即启动了羊角碛场镇应急避险搬迁工作。从6月2日8时起，截至6月18日止，共迁移人口1734户7304人，创造了武陵乃至重庆场镇搬迁史上搬迁时间最短、撤离人员最多、无一人伤亡的奇迹。一座特色焕然的新古镇，在乌江关滩的右岸，拔地而起。

去年大寒节，我陪老翁的父亲回到羊角碛。堂伯堂姊已作古多年，坟头披满茅草。在家族坟场，一番祭祀之后，父亲端坐在一块岩石上凝望高峡平湖的五里滩，冬天下，乌江澄澈幽深，绿亮亮似乎停止了流淌。父亲十八岁离开羊角碛，六十多年恍如一瞬间之间，横跨两岸的乌江大桥，钻山过壑的渝怀铁路，这是他不曾想过的。羊角碛在父亲的心底是一种沉甸甸的存在，一份真诚的神圣，在生命的黄昏，犹如高天琼宇的星辰一般圣洁。我告诉父亲：

“羊角碛后山大面积危岩，羊角古镇整体搬迁，新建的古镇已是武陵旅游的集散地之一，搬往那里的人，靠旅游产业挣钱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好啊，人能够改变一切，人难以改变一切，我记忆的羊角碛还是羊角碛啊……”父亲话意深长，一腔的欣喜与牵挂。我还告诉父亲，为了传承乌江纤夫文化，羊角街道已在羊角碛对岸的艳山红村，打造出一片纤夫文化园——纤夫村，每年的农民丰收节都要举办盛大的乡村旅游活动，那原汁原味的纤夫号子嘹亮着人们的记忆。

父亲的生命是这片土地上的一颗泥尘，他从不在人前说故土之可爱，也不掩饰自己寻找和漂泊的心情，总以生命的本色流露出原初的情怀。

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，历经时间的磨砺和濯洗，总会逐渐的消逝，对于这样的消逝，唯一选择是顺从。顺从之中若有一鳞半爪的印记，便是生命的硬度。但是，一座深厚沉淀乌江文化的古镇，不会因为消失而消逝，纤夫和滩师是一代又一代羊角碛人的精神之碑，羊角碛更是血脉之地，灵魂之所。一场旷古烁今的大搬迁，就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涅槃，在如梦幻泡影的历史长河中，就是一曲如雾亦如电的人间天籁。

不管是须臾，还是恒久，羊角碛，一座纤绳拉来的古镇，一颗璀璨的乌江明珠，不变地闪耀在我的心头。

不管人前说故土之可爱，也不掩饰自己寻找和漂泊的心情，总以生命的本色流露出原初的情怀。

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，历经时间的磨砺和濯洗，总会逐渐的消逝，对于这样的消逝，唯一选择是顺从。顺从之中若有一鳞半爪的印记，便是生命的硬度。但是，一座深厚沉淀乌江文化的古镇，不会因为消失而消逝，纤夫和滩师是一代又一代羊角碛人的精神之碑，羊角碛更是血脉之地，灵魂之所。一场旷古烁今的大搬迁，就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涅槃，在如梦幻泡影的历史长河中，就是一曲如雾亦如电的人间天籁。

不管是须臾，还是恒久，羊角碛，一座纤绳拉来的古镇，一颗璀璨的乌江明珠，不变地闪耀在我的心头。

不管人前说故土之可爱，也不掩饰自己寻找和漂泊的心情，总以生命的本色流露出原初的情怀。

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，历经时间的磨砺和濯洗，总会逐渐的消逝，对于这样的消逝，唯一选择是顺从。顺从之中若有一鳞半爪的印记，便是生命的硬度。但是，一座深厚沉淀乌江文化的古镇，不会因为消失而消逝，纤夫和滩师是一代又一代羊角碛人的精神之碑，羊角碛更是血脉之地，灵魂之所。一场旷古烁今的大搬迁，就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涅槃，在如梦幻泡影的历史长河中，就是一曲如雾亦如电的人间天籁。

不管是须臾，还是恒久，羊角碛，一座纤绳拉来的古镇，一颗璀璨的乌江明珠，不变地闪耀在我的心头。

不管人前说故土之可爱，也不掩饰自己寻找和漂泊的心情，总以生命的本色流露出原初的情怀。

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，历经时间的磨砺和濯洗，总会逐渐的消逝，对于这样的消逝，唯一选择是顺从。顺从之中若有一鳞半爪的印记，便是生命的硬度。但是，一座深厚沉淀乌江文化的古镇，不会因为消失而消逝，纤夫和滩师是一代又一代羊角碛人的精神之碑，羊角碛更是血脉之地，灵魂之所。一场旷古烁今的大搬迁，就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涅槃，在如梦幻泡影的历史长河中，就是一曲如雾亦如电的人间天籁。

不管是须臾，还是恒久，羊角碛，一座纤绳拉来的古镇，一颗璀璨的乌江明珠，不变地闪耀在我的心头。

不管人前说故土之可爱，也不掩饰自己寻找和漂泊的心情，总以生命的本色流露出原初的情怀。

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，历经时间的磨砺和濯洗，总会逐渐的消逝，对于这样的消逝，唯一选择是顺从。顺从之中若有一鳞半爪的印记，便是生命的硬度。但是，一座深厚沉淀乌江文化的古镇，不会因为消失而消逝，纤夫和滩师是一代又一代羊角碛人的精神之碑，羊角碛更是血脉之地，灵魂之所。一场旷古烁今的大搬迁，就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涅槃，在如梦幻泡影的历史长河中，就是一曲如雾亦如电的人间天籁。

不管是须臾，还是恒久，羊角碛，一座纤绳拉来的古镇，一颗璀璨的乌江明珠，不变地闪耀在我的心头。

不管人前说故土之可爱，也不掩饰自己寻找和漂泊的心情，总以生命的本色流露出原初的情怀。

